

等闲识得东风面

王剑冰



由此推测，赤壁就是乌林下游的赤矶山。

江轮在江心陡转，掉头往赤矶山驶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山体被剥蚀了不少，但是那片赭红仍然一目了然。想当年，一定是很高很大的一片赤岩。江楚才说，这一带的江岸多是这样的赤壁。打仗的地方，包括江段很大一部分区域。也就是说，很难确定当时的赤壁之战发生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只有如此宽阔的江面，才能排开战舰。

周围最大的山便是大军山，大军山斜向里与低矮的槐山把江锁住。江水逐渐收束变窄，水深流急，船到这里都变得小心翼翼。岸边多是硬硬的壁立着的泥土。那些泥土不断地被江浪啃下一块，连同上面长长的绿草，落入水中，瞬时不见踪影。

二

事实上，这里的山都不大。山不需要大，只要够用。在这江边上，每一个突兀之处，都有用武之地。

山不灭，水长流，而一个个人物早已不见踪影。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现实。在这里，真的想来一声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周瑜打黄盖的事件，还有蒋干盗书都发生在哪里？一直是个模糊的概念，现在似乎有些明白了。尽管可能是文学故事，但让故事变得具体，并由此认领一个方位，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快乐。

“对酒当歌”的曹操，与赤壁之战的曹操似乎不是一个人物。这样看来，曹操还是写诗好，写诗的曹操起码没有那么多的杀气和怨气，面对大江，说不定还会有一首诗歌诗出来。虽然曹操是魏晋文学的领军人物，但如果他不陷于打打杀杀，他的成就可能会更高。

我们喜欢曹操文字中的宏阔，只是长江不是他的诗，大海才是。长江是周瑜和孔明的诗，当然，也是罗贯中的诗。

《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是诗眼，最出彩，诸葛亮和周瑜合作了一场大戏。公瑾当年，小乔初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多么气派。如今，位于经开区汤湖公园湖畔的汤湖戏院里，湖北评书还在讲说着《诸葛亮借东风》。“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军山建起祭风台。诸葛亮

的职业生涯中，这一招最绝，还有一招是空城计。诸葛亮明一步步离开大地，他轻摇羽扇，胡须微颤。他清楚地知道，一场东风正等着他。

除了两位，鲁肃、黄盖、庞统、蒋干，每个人都是主角，都是出色的表演者。风与火，水与船，还有处于经开区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头，也都是出色的伴演者。只有曹操，成了傻傻的小丑。

一条河流流了千万年，飘飞的烟云，茫茫的江浪，此时显得抽象。就像历史老人猛然挥动画笔，画布上一片浑黄。

三

雾气很重，鸟儿也多，叫不上什么鸟，一群群的，似一朵朵卷起的浪花。江水依然，船只依然，风光依然，三国远去了，曹操远去了，孔明、周瑜、小乔也远去了。

很想知道那个初嫁的小乔，当时是怎样的心绪。丈夫领军出征，一场大战在即，她的内心毫无波澜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女子，她只想回到日常，回到柴米油盐、风花雪月。但是，男人的世界，风火雷电，由不得她。那来一曲箫音吧，不弄风云，只管风月。即便迅疾地没人历史烟云，唯留一个恒久花颜。

深色是植被最丰厚之地。这里再不需要烟火，而需要东风。或是一种巧合吧，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以“东风”命名的产业，当地人把汽车城称作“车谷”。走进一座座敞亮的车间，新车长长的流水线，让你想到涌动的江水。时空转换，江水的意义不同，东风的意义也不一样。今天的东风，坚定与沉稳，同座座青山融在一起，造就了生机勃勃的新区。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热土一方魂。谁都没有想到，曾经的三国古战场，“东风”会成为这里的永久动力、永久风景。他们的口号就是：“借东风，定军山，二次创业，再出发。”满满的情怀，东风鼓荡的情怀。

香樟、早樱、玉兰、女贞子，在这个水气蒸腾的经开区散发着芳香，高大的落羽杉排成了方阵。

站在大军山上看去，东风携着江水，怒涛翻卷，穿云破壁。没有谁能阻挡住豪放的气势，那气势飞扬直上，砰然千里。



对于一个“会走路就会舞蹈、会说话就会唱歌”的民族来说，艺术就是一种生活，或者说生活就是一种艺术。天地有情，万物有灵。傣族一直和自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傣族本身就是个天真浪漫的自然之子，因其天真可与天地万物对话，唯其浪漫方能彰显个性之美。傣族的舞蹈是充满着野性的、未完成的、开放性的、原创性的、让人充满着期待的舞蹈。

上世纪60年代以来，黑人歌舞如一阵强有力的旋风，给世界舞台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可以说，来自大地的中国傣族舞蹈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翁丁寨保留了中国的原始部落，傣族舞蹈则保留了中国最后的土风舞元素。

在临沧，在那些具有原初意味的大地上，我曾多次目睹过傣族、拉祜族、布朗族舞蹈的场面，舞蹈对他们来说已成为一种仪式，或者更像是日常生活。族人们手拉着手，在夜幕之下，在大地上，在火神的温暖之中，在酒神的迷狂之中，他们表达了自己、释放了自己，他们完成了与天地的交流，他们战胜了死亡的恐惧，他们获得了神灵的庇佑。

大地上的舞者幸福的。

你的手很好看

应帆（美国）

小女儿天生一张甜嘴儿，总是能讲出一些听得人心耳舒泰的甜言蜜语。这一天，她看着我洗手，忽然就道：“爸爸，你的手真好看！”我哈哈笑，虽然明知这个鬼精灵的话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可能就是哄得我高兴，再把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给她玩会儿机器砖块的游戏而已，却也忍不住思绪翻飞。

说一个人的手好看，一般无非是：这双手就是为弹钢琴而生的；或者稍微生僻一些：这真是一双拿手术刀的手呀，也就是“游刃有余”的手。这种俗套夸赞，几乎让写作者都不好意思用在文本中。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手却曾收到一份不落窠臼的赞美。

那时还在读研究生，因为网络刚刚开始发展，在学校的电子公告牌系统网站上面经常发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诗句，也因此认识了一批网上文友。象牙塔里年轻有闲的学子们时不时组织网下聚会。有一次，同去的一位学长、名唤老徐的性情中人，喝酒喝得尽兴，回校路上就忍不住在路边“哇”声一片。看他如此痛苦，同行的我轻轻拍他的后背，聊作安慰和帮助。不想第二天，老徐在网上发帖，记叙醉酒一事，特别提及我那“一双写诗的手”，看得我如沐春风，忍不住在电脑屏幕前把自己的双手平摊在键盘上看了又看。

“写诗的手”自然是夸张了，但是小时候在农村有更形象的说法：有些人的双手生来是要握笔杆子吃饭的，以此和一般人要握锄弄土的务农命运区分开来。大概很少有人预料，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现代人已经很少需要握笔杆子，更多时候是在键盘上十指翻飞，甚至只需要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在五六英寸的手机屏幕上划来划去即可。

中国民间有关于手指上指纹(所谓是否形成一圈一圈闭合的螺旋或者斗形)预示命运和性格的说法，每个地方的版本还往往有所不同。我记得的老家版本大约如此：“一螺巧，二螺拙，三螺四螺用不着人说，五螺六螺做大官，七螺八螺享清福……”

想想有趣，中国人看手，只看重指尖部位的指纹，外国人则更看重掌心的纹路，所谓的“事业线”“爱情线”和“生命线”之说，也是一般人乐此不疲的话题。这原本大约是无聊至极想出的逗趣之法，却可以成为人际关系更进一步“手”段：两个人要互相看对方的手指指纹、手掌形状，往往要抓住手细细看。男女朋友至此，算是亲密有状了；同性朋友之间，也接近亲密无间了。

20年前的经典热门美剧《宋飞正传》有一集是关于手的；一个偶然机会，乔治的手被一个“手探”看中，认为他的手很好看，可以去做手模，比如为名牌手表做

广告。乔治因此对自己的双手爱不释“手”，夸张到一直戴手套来保护它们，周围的人也因此对他刮目相看。却不料有一天，他双手摊在滚烫的电熨斗上，从此前功尽弃。

这个电视剧里还有一集是关于女人之手的。杰瑞和一位叫姬丽安的女士交往，女士各样都好，就是一双手大而有力，被杰瑞认为长了一双“男人的手”。姬丽安的双手在撕面包、剥龙虾和开啤酒瓶方面显出骇人的男性力度。看得杰瑞胆战心惊，最终因为“手”而和她分手。每每重看这一集电视，都让我捧腹大笑。

最近看脱口秀，一位女选手说，既然手纹就可以识别一个人，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摒弃看人先看脸的做法，而是以手代脸。这样很多脸上不镜的人可以避免容貌焦虑。一笑之余，却也想起如今常常听到的另一个说法：“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想想颇有道理，看看多少女士的双手在护手霜精心呵护之外，还需要涂各色指甲油和各种戒指的装饰，就知道她们对于双手的重视程度了。据说，如今敢于“素颜朝天”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当然，在性别差异日益缩小的现代社会，看到很多时尚男士也把自己的手当第二张脸来看待，是一点都不奇怪了。

前不久，调音师又来家里调钢琴。他一边对裸露的琴键敲敲打打，一边与我闲聊，告诉我他是上海人，他太太出国前是个眼科医生。我脑中一时灵感乍现，笑道：“你们夫妻俩都是靠手吃饭，做的都是手工艺，都属于心灵手巧的人呀！”调音师听得十分受用，调完琴，还正襟危坐地弹了一曲《黄河大合唱》，向我们展示他很能干的双手：不仅可以调琴，弹琴也是一把好手呢。

有时觉得自己笨嘴拙舌，不晓得夸人。如今却从女儿这里得到灵感，又从调琴师这里得到鼓励，时不时活学活用一番。比如一位文友最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留言点赞，又特别强调她是“手工点赞”，而不是用一个现成的表情符号。我立刻回了一句：“你的手很好看！”不晓得她因此高兴了没有，我倒是为这自以为是的回答乐呵了老半天。



秋雨浥园

胡启源

浥园适合下一场秋雨，淅淅沥沥，轻轻悄悄。漫步园中，园名中湿润之意的“浥”字，会让你与王维和他湿淋淋的诗句撞个满怀；“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浥园中没有客舍，只有楼台亭榭，小桥曲径，但少不了“柳色新”。水边亭旁，万千丝绦就是一道垂帘，遮不住帘外的漫漫秋气。

浥园静静地藏在贵州省湄潭县的一个大山湾里，三面靠山，一面临水，山水相融，花草葳蕤。偌大的浥园里摆放有两万多尊奇石，姿态各异，巧夺天工。随处可见的黑松、紫玉兰、日本茶梅、台湾真柏依石而生，相映成趣，使这方藏身黔北的园林游人如织。我们要顺着一条青石满铺的小路朝前走去，才算真正贴近了浥园。一注碧水之侧，生长着一棵苍苍古树，枝叶繁茂，亭亭如盖。树下放着几把木质椅子，没有上漆，素色可亲，方便游人乘凉遮雨。抬头望去，只见古树的“腰”部，赫然横出一枝斜斜地伸向水面，细碎而密集的树叶拒绝了秋雨的渗透。湖边的一位钓客，独享着这把巨伞悠然垂钓。我们轻轻地绕过了他的身后，沿着石板小路，往浥园深处走去。

不规则的青石板小路，活脱脱像郑板桥醉酒后的一幅佻狂之作，任性恣意而个性十足。小路在浥园的一个拐角处悄然隐去，一座临水楼台蓦然出现，翘角飞檐，青瓦覆盖，一排排瓦沟，一道道瓦垄，如起伏有韵的麦浪，在一派烟雨中铺陈开去。檐角上面，星星点点的苔藓在秋雨滋润下绿意盎然，给亭子添了几许生动。雨顺着瓦当滴落下来，急时如线，缓时如珠，落在残荷上滴嗒滴嗒，如玎坠盘。湖面升起袅袅水雾，微风吹来，水雾轻曼而起，挂在亭子的檐角上飘飘荡荡。水中成群的锦鲤，习惯了游人投食，觉察到水面人影晃动便争着游来，“哗啦啦”地搅皱了一湖涟漪秋水。兴起的水波以最慢的节奏朝着岸边荡去，芦苇开始随波摇晃，早想登场的芦花顺势离枝起舞，把白色的绒球交给湖面，交给秋雨。漾动的苇丛中，突地窜出几只嬉戏的水鸟，贴水起飞划出一道道水痕，还没等人看清，又躲进了另一

片芦苇丛中。与秋雨一起袭来的，还有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置身浥园，蓦然间觉得自己已变成了一根芦苇。

浥园已交给了一场秋雨，不急不缓，像一个秋天里欲说还休的缠绵故事。这种淅沥小雨就不用带伞了，我们与小雨同行，惬意地穿过曲廊，走过小桥。在浥园，奇石是主角，独个的，连体的，高耸的，玲珑的，秀如纤云重重叠叠，巧似走离天趣可掬。园中的奇石不空不透，憨拙厚实，皆在本地采集而获。园中一尊三丈多高的石门是浥园的镇园之宝，拙厚天成，令人叹绝。秋雨给石门增添了几许湿润，用手摸去滑滑的，我相信这是石门不会轻易示人的灵性。在绵绵细雨中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

穿过石门，依旧是一段曲幽的石板路，尽头起伏如波的围墙，随弯就弯，顺山而上，白墙青瓦，花窗镶嵌。从丛芭蕉宽大夸张的叶片，遮去了一段白墙，雨水落在蕉叶上清脆声声。凤尾竹依墙而生，雨水顺着叶尖滑落，一滴追着一滴。围墙尽头，一棵落尽叶子的柿树，擎起一树红红的柿子，如灯笼盏盏在不远处“亮”着，时时给山里的鸟儿照着觅食的路。秋雨中，能做一只小鸟从浥园飞过都是幸福的。

秋雨渐渐大了些，石板小路上绽开水花朵朵。我们急急地奔向一座别致的小木屋，躲雨檐下时，抬头瞥见门楣上悬挂着一块书有“小楼昨夜听秋雨”的匾牌，字体古朴，雨意潇潇，这正是听雨的好去处。走进小屋，室内窗明几净，一架古琴摆放其间，靠墙的书架上满是诗书。一个绿釉双耳颈花瓶里，斜插着一枝开得恰到好处的丹桂，放在临窗的地方。正中一张条形的栗色茶几上，红茶一壶刚刚泡上，飘漫的热气，正好的汤色，与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雨声，一起凝望秋雨喂养的浥园。

透过小木屋的落地窗，风景尽现眼前。窗前的木根紫藤尽情舒展着，几从菊花开得十分自信，流淌满园的从容和恬淡让我隐隐心动，一些美妙的思绪，随着浮动的氤氲轻轻漫来。雨疏风轻，窸窣窸窣，就像一阵湿漉漉耳语，酥软而富有情趣，浥园听得懂，我也听得懂。

大地上的舞蹈

何松

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在云南沧源的永河，我见到一个傣族老人在跳着一种奇怪的舞。老人大概70多岁，她的舞没有道具，只在重复着一个动作，头抬起，低下，低下，抬起。她用一头灰白的头发在完成着与天地、神灵的对话，这种甩发的动作后来成为傣族舞蹈的一个重要标记，传遍世界。傣族也被称为一个“连头发都会跳舞的民族”。它的原创是这位现已87岁的傣族老人肖叶笋。

2005年的元宵节，在沧源的翁丁寨——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我又见识到了那种来自大地之上、最具原生态意味的舞蹈。火辣的太阳，山岗上吹过的热风，知了林中鸟的鸣叫，泉水流过的声音，木鼓、蜂桶鼓、芦笙、铓发出的响声，人的吼声，泥土一样颜色的脚板，穿着黑色的舞蹈着的人群交织在一起，“舞台”是在村子中一块坡地上，地上还有牛粪、土块、石头，慢慢地，舞台的上空弥漫起飞扬的尘土，一切都具有原初大地之上的意味，恍惚之中，我以为是3000年前岩画中的舞者向我走来。

傣族的舞蹈来自生活的现场，来自生活的细节，来自生命的律动，来自与天地、神灵的对话，真正地体现了“舞蹈是人类以肉

体的方式最早开始的言说”。某种意义上，傣族舞蹈就是中国原始舞蹈的活化石，因为它保留了极具生活感和民族风格的舞蹈元素，如拉木鼓、狩猎、纺织、剽牛、跳新房、取新火、尝新米，播种、收割、婚嫁、生育、丧葬、串姑娘等等，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对于傣族来说，都可以融入舞蹈。舞蹈已成为傣族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而这些傣族原创舞蹈中所传达出来的原始信息，让所有关于舞蹈起源的学说清晰了起来——劳动说、祭祀说、娱乐说、性爱说、模仿说都可以在傣族舞蹈中找到充足的证据。理论之树是灰色的，而根植于大地之上的傣族舞蹈艺术是常青的。傣族舞蹈注定与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发生着深刻的联系。因而它具有火的激情、山的气魄、太阳的热辣、木鼓的节奏、岩画的古朴、牛的力度、酒神的癫狂。

从人类化学学的角度上来说，舞蹈曾经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甚至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原始部落中，舞蹈无所不在，舞蹈就是生活本身。人之初，舞蹈即以最原始的形式释放并传递着人们生活的欲望与活的情感。舞者，巫也，通天地、达鬼神。